

蕩寇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三版

全四冊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發行者

上海
新文化書社
四馬路

印刷者

上海
新文化書社
四馬路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後水滸（四）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

卻說戴宗一到山寨，聞知鄆城利害，寨兵大敗之事，吃了一驚，進來見盧俊義，盧俊義已重傷臥病，戴宗忙問緣由。衆人將徐知縣親到山寨發話，及導龍岡交鋒大敗，秦明陣亡的話說了。戴宗道：「怎好？我自奉公明哥哥將令，由濮州起身，一路去開州，東明、考城、陳留，細細打聽了一月有餘，端的將弱兵微，大有可圖，不爭彼這鄆城從中作梗，一事不成，怎好？」盧俊義道：「戴兄弟所說，且權擱一擱，待我病體養好，來春必去報仇，終等除滅了鄆城再說。」戴宗道：「小弟此刻不如去泰安飛速請公明哥哥回來。」盧俊義道：「不必，此刻天寒地凍，開兵不得，公明哥哥回來，亦是徒然。」況且公明哥哥此刻亦離不得泰安。公明哥哥託我本寨重任，我今番經此一跌，自己已不圖振奮，便去驚他貴體跋涉，亦大非所宜。只是吳軍師抱恙新泰，未識愈否？我卻記得緊院長消停數日，去探看一遭。」戴宗應諾。盧俊義道：「此刻寨中軍務緊急，賢弟可留山寨，走報消息，不必回濮州去了。」戴宗領命而退。盧俊義在牀養傷，吩咐各頭領當心守備。不數日，戴宗從泰安新泰兩處，都走轉回了，說：「公明哥哥聞報，兀自心驚，只因自己不敢離泰安，教盧俊義哥哥調治身體，來春力圖報復。吳軍師病未痊愈……」等話。戴宗一冬在外，拋風冒霜，亦覺疲乏。

日子最快，不覺又是一年春暖。盧俊義病體早已痊愈，正欲與衆頭領商議報仇之舉，只見石勇領着數十名嘍囉，急急敗壞奔上山來，報稱曹州闔府屬官兵，殺到水泊來也。衆人皆驚。盧俊義兀自心中震懼，且定

安心對衆人道：「諸位兄弟休怕，我這湖泊裏港汊最多，路逕甚雜，他道來過一次，便深知地利，大膽進來，真是可笑。盧某不才，施條小計，教他隻船不返。」說罷，便傳令童威、童猛領六千水軍當港抵禦，石勇、葉道：「探得官軍來者約計有六七萬人馬，這裏只撥六千水軍，怎敵抵禦？」盧俊義道：「你不曉得，那年晁天王哥哥初到水泊時，只得那劉阮等兄弟七個人，殺敗官兵一千名，原因地利險阻，深可依仗，所以得勝。如今我因這徐官兒利害，所以加派六千名水軍，不然正不消得。」李應道：「兄長固是高見，然亦不可大意，望添派水軍，更須點陸軍接應爲妙。」盧俊義道：「也說得是。」便再派六千名水軍，連前共一萬二千名水軍，教童威、童猛率領了，受了密計，到各港去排好了抵禦官軍。二童領命，登時點起八員頭目，乃是歸福、余祿、俞壽、畢喜、羅富、彭貴、秋安、單康。原來這八人都是二張三阮的徒弟，端的水法精熟，武藝高強，領了二童的諭，都分頭去幹事了。再說盧俊義在山寨中對衆人道：「我今得一計較在此，他既傾城而來，內地必然空虛，我意這裏也傾寨出去，卻只用四萬人馬接應。二童兄弟另撥四萬人馬去抄襲他的鄆城。」張清道：「兄長真是妙計。」當下盧俊義領徐凝、燕青、燕順、鄭天壽四萬人馬去接應二童，命李應、張清、朱富、李雲領四萬人馬由西路小港抄出去襲鄆城。分派已畢，大衆領軍出寨，忽後山小校飛報前來道：「後面無數官兵打着鎮撫將軍旗號，隔水泊殺來也。」盧俊義失驚道：「他原來有準備，我後面無人，深恐失利。」忙收回抄襲鄆城之令，教李應、張清、朱富、李雲領本部四萬人去守後山。李應等領令忙赴後山去了。原來賈夫人在鎮撫署內得了汪恭人託與兵牽制賊人的信，便請張繼發兵。張繼怕起來了，夫人道：「不必將軍親去，又無須打仗，只須虛張聲勢。」張繼方才放心，點起八萬人馬，差一員兵馬監率領了直攻梁山後泊，旌旗遍野，烟灶連縣，望去竟不止十餘萬人馬。李應不識虛實，心中大懼，只得督衆堅守而已。

這邊盧俊義等四萬人馬，到了金沙灘北岸。徐槐兵馬，已在南邊水口。原來徐槐自陞了曹州府加總管御之後，便將屬下各縣水陸軍馬，一一梭閱，端的步伐整齊，隊伍嚴肅。徐槐甚喜，到了正月中旬，便與諸將議勦梁山，留顏樹德守鄆城，并教如有事務，可與汪恭人商議。教任森領曹州兵五千去守截林山，聽徐青娘調度，按是圖攻梁山。惟石碣村爲進兵之路，自石碣村達梁山，兩邊有二十四條汊港。徐槐便點起曹州府、荷澤縣、鄆城縣、定陶縣、曹縣、武城縣、鉅野縣、滿家營、九路水陸人馬，分爲三十六隊。第一隊鄆城縣中營水路官軍，第二隊鄆城縣中營陸路官軍，第三隊鄆城縣北村水路鄉勇，第四隊鄆城縣北村陸路鄉勇，這四隊人馬爲前軍嚮導，所以特用鄆城土著，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八千人。駕小船五十隻，第五隊荷澤縣水路官軍，第六隊荷澤縣陸路官軍，第七隊定陶縣水路官軍，第八隊定陶縣陸路官軍，第九隊曹縣水路官軍，第十隊曹縣陸路官軍，這六隊人馬，沿途堵守各港，以截賊兵進退之路。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一萬二千人。駕小船六十隻，第十一隊曹州府左標水路官軍，第十二隊曹州府左標陸路官軍，第十三隊曹州府右標水路官軍，第十四隊曹州府右標陸路官軍，第十五隊曹州府忠武水村鄉勇，第十六隊曹州府義順旱村鄉勇，第十七隊曹州府曹南山水路鄉勇，第十八隊曹州府曹南山陸路鄉勇，第十九隊爲曹州游擊府水路官軍，第二十隊曹州游擊府陸路官軍，第二十一隊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第二十二隊曹州府陸路官軍，這十二隊人馬，沿途策應，直攻梁山，每隊各二千人馬，合計得二萬四千人馬。駕大船二百四十隻，第二十三隊武城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四隊武城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五隊鉅野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六隊鉅野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七隊單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八隊單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九隊滿家營水路官軍，第三十隊滿家營陸路官軍，這八隊人馬，隨着曹州兵前進，沿途把截內港，以與荷澤、定陶、曹縣兵馬輪替攻守，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一萬

六千人駕小船一百隻，第三十一隊鄆城縣左營水路官軍，第三十二隊鄆城縣左營陸路官軍，第三十三隊鄆城縣右營水路官軍，第三十四隊鄆城縣右營陸路官軍，第三十五隊鄆城縣南村水路鄉勇，第三十六隊鄆城縣南村陸路鄉勇，這六隊人馬，隨着曹州大軍，進攻梁山，以作後軍接應，每隊各二千人，合計一萬二千人，駕大船一百二十隻，統共一府七縣一營水陸官軍鄉勇，計七萬二千人，大小船隻計五百七十號，每單數隊內盡是水軍，備一應火攻器械，命韋揚隱統領指揮，每雙數隊內盡是陸軍，備一應挑工駕梁的器械，命李宗湯統退指揮安排停妥，擇於正月十八日兵實吉期，徐槐統領全軍，征勦梁山，浩浩蕩蕩，向石碣村進發。三聲號砲，三通鼓角，三十六隊大軍，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五百七十號兵船，一字兒擺列南港，中軍船後一聲砲響，七萬二千貔貅，寂靜無聲，只聽得對面西大港蘆葦裏遠遠地鳴鳴咽咽，畫角之聲，徐槐笑道：「又是誘何濤黃安之故智也。」原來這西大港向西北進去，北岸有頭港二港三港，南岸有分汊港，再過去便是斷頭溝，何濤失陷於此，那二港三港分汊港，遂是絕港。當時徐槐臨訓山泊，是從頭港進去，轉東進黃雲西港，過黃雲，湧出北口，轉開魚灣，直北進十字渡，到金沙渡上岸，那頭港幾最隱狹難認，進了頭港，還有笏尖港，鼠尾港，兩條絕港，與黃雲港西濛濛，盧俊義料徐槐必從此地進來，所以教童威、歸福、余祿，誘徐槐進港，教童猛傾余畢喜埋伏黃雲西港，只待誘進二三港，便出頭港截殺。這兩處都是重兵，其餘派羅富、彭貴、秋安、單康分頭巡綽，定排早定。當時童威、歸福、余祿依計，駕小船三隻，從西大港出來，這邊官軍第一隊旂號招展，鼓角齊鳴，韋揚隱橫鎗船頭而出，童威等三隻船漸漸出離港口，官軍第一隊船裏一聲號砲，吶喊追去，三只船唰哨一聲，一齊便回鑽入蘆葦裏去了。韋揚隱道：「吓！你躲在銅牆鐵壁內，俺也要取你性命，如今不過依仗這點點蘆葦，待要怎的？」吩咐舉火，十餘號兵船一齊答應，火箭如流星，掣電價齊發，韋揚隱提着一面白旂，指

東燒東，指西燒西，霎時間對面一帶蘆葦齊着。李宗湯領第二隊已出，韋揚隱船上一個號砲，第三隊水軍鄉勇飛出，韋揚隱旂向西塔，第三隊飛也似追入西大港去了。對面火焰障天，刮雜雜烈火怒發。李宗湯也燃起號砲，打動第四隊陸軍鄉勇，隨着第三隊由西大港殺進去了。此時號砲響亮，旂帶招動，各隊都紛紛得令，第五隊吶喊投東截銀魚港放火，第六隊隨着第五隊登銀魚岸去了。號砲又響，第七隊投西殺入西小港，第八隊隨着第七隊去了。號砲再響，第九隊直投西去搶斜港，第十隊隨着第九隊去了。韋揚隱李宗湯見各隊俱動，便率第一隊直取東港，李宗湯領第二隊隨進東港登岸，進東北，燒陳家港。此時各港火勢齊發，滿泊通紅。韋揚隱第一隊進得東港，前面李家港已燒成白地，只見第六隊早由銀魚港抄在前面接應，第五隊已抄在桃花港口了。水上第一隊，第五隊，岸上第二隊，第六隊，從火光中雁行魚貫而進，一齊聚集陳家港口，後面第十一、十二兩隊已分水陸兩路由東港口進來，一路旌旗浩渺，靜蕩蕩不見一個賊兵，但見四面濃烟烈火，刮雜雜滿泊怒發，陳家港已變成火術。那童猛、俞壽、畢喜，在黃雲西港望見陳家港火起，大驚道：「不好了！官軍從東路殺進來了！」原來東港最是僻路，向東北一身左灣，右曲，到陳家港轉灣向西過來，又是許多三曲，方接着黃家東港。俞壽道：「怎麼這條僻路被他尋着？」畢喜道：「官軍若殺進黃雲蕩，我們全泊地利都失，爲今之計，也等不得盧頭領將令，快去截住黃雲東港。」童猛道：「不妙，他若從東家港分出五聖港，就不進這黃雲蕩，也好過開魚灣抄我山寨爲今之計，還須去截住開魚灣，方好。」說罷，便領三千水軍赴開魚灣去。俞壽也領三千水軍赴黃雲東港去。一面差人飛報盧頭領。這黃雲西港只留畢喜一人，領二千兵把守。不防這裏西大港口砲火連聲，第十三隊官軍由頭港殺進黃雲西港也。此時岸上蘆葦燒盡，頭港一灣一曲，無不顯出，第十三隊水軍吶喊殺進，畢喜慌忙應敵，第十五隊水軍也到，兩下喊鬪，畢喜正在勉力相拒，不防岸上又

飛出隊，正是第十四隊第十六隊，岸上水中一齊攻殺，賊兵大敗，畢喜死於亂戰之下。童戎歸福，余祿在斷頭溝內被三四兩隊堵住二港，衝殺不出。童猛在開魚灣聞畢喜陣亡大驚，急抽身轉來復截黃雲西港。那邊韋揚隱李宗湯大隊水陸軍馬已由五聖港整渡開魚灣，童猛一手按不得兩處，叫苦不迭。忽見俞壽奔來道：「黃雲東港被官軍挑土塞斷，小人想他既塞斷港口，自己亦必不過來，這一路不必防了，所以抽軍轉來。」童猛道：「你來得正好，快替我堵截這裏西港，我仍去黃雲北口殺出開魚灣，截擊官軍。」俞壽領諾。童猛便領兵赴開魚灣，方到得黃雲北口，叫一聲苦，原來第十八隊官軍也到了，夾兩岸鎗砲矢石齊下，童猛即忙退轉，又叫聲苦，原來第十七隊官軍決開黃雲西港土堤，殺進黃雲蕩也。正邀住了童猛，童猛手下兵卒早已殺盡，童猛回轉頭，單身衝冒矢石，仍出黃雲北口，搶開魚灣，正撞着李宗湯，迎住戰鬪，不數合，李宗湯刀起斬童猛於水中。韋揚隱已進了十字渡，這裏黃雲西港鎗砲動地，吶喊震天，須臾間一隊戰船殺進黃雲蕩，風飄旂號，正是第十九隊官軍，那俞壽并三千水軍都了結在筍尖港口，第二十隊也由筍尖港登岸，進黃雲蕩，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共十六隊水陸軍馬都陸續向開魚灣遂發。此時黃雲蕩以外一片茫茫新燒白地，大港小港，長港斷港，一一清出一望都是官軍旂號，第二十三隊第二十四隊守住東港內，陳家港第二十五隊第二十六隊守住西大港內，二港分叉港第二十七隊第二十八隊已陸續進東港口，第二十九隊第三十隊也唧接進了西大港，其餘諸隊亦紛紛拔動。黃雲蕩外賊人已盡，李宗湯也到了十字渡，正值盧俊義率領徐凝燕青燕順鄭天壽四箇人馬在十字渡與韋揚隱大隊人馬就水上交鋒大戰，崩雷駭電，震海翻江，一片喊殺之聲，天搖地動。李宗湯兵到就岸上鎗砲助戰，但見洪濤中兩邊戰船擺列，旂幟飛揚，鎗砲矢石，織梭般來往，呼喊不絕，岸上李宗湯督

率大隊陸軍，一片大砲鳥鎗，佛狼機，子母砲，兵兵兵，捲着濃煙黑霧，齊向戰船轟打，足足戰了二個時辰，不分勝負，火器已盡，長鎗接戰，韋揚隱挺鎗在船頭，與盧俊義切近廝殺。徐隊揮兩路水軍殺出，乃是羅富、彭貴，原來這二人是守鬧魚灣的，官軍近灣時，兵勢浩大，將他衝退，所以在徐凝隊裏。當時領着水軍，直抄在官軍前面夾擊，十分勇銳。韋揚隱左旁飛出第十一隊隊長，乃是曹州府左標提轄邀住 羅富，右旁飛出第十三隊隊長，乃是曹州府右標提轄邀住 彭貴，各各奮勇大鬪。李宗湯正在岸上督戰，忽見了羅富，便掛了刀，抽弓搭箭，聽的射去，喝一聲着，羅富貫頂而倒，賊人皆驚。盧俊義驀然記起李宗湯弓箭利害，不覺一個寒噤，險些被韋揚隱一鎗刺着，燕青大驚，急來相助，賊兵早已大亂。盧俊義連忙押齊各船，不許亂伍，徐徐向後而退。韋揚隱正待追逐，只聽得背後撲通通九個號砲，韋揚隱曉得本官令到，便領所屬水軍，吶喊一聲，近左邊藏龍港，殺向天王渡，長鎗埠去了。背後一隊大軍殺到，坐船上一枝大纛，寫着欽加總管，曹州府正堂徐十一，一個大字，正是第二十一隊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飛起一個號砲，李宗湯率領所屬陸軍，吶喊一聲，向右邊伏雷港，沿岸近去，徐凝大驚，忙教彭貴領三十號船去追截，李宗湯大怒，率衆在岸盡力打擊，李宗湯霍的跳到彭貴船上一刀砍彭貴於水中，官兵一齊登船，殺盡賊兵，就把那船搭作浮橋，渡到對面小王港，填塞麻姑港，殺向大刀坪去了。盧俊義大驚道：『不好了！』忙令燕順領八千人去堵禦長鎗埠，鄭天壽領八千人去堵禦大刀坪，二人領令分頭而去。盧俊義對衆人道：『這裏既是這徐官兒親到，我與衆兄弟協力近去擒他來，好在他兩員勇將，自己遣開了，這個機會，是天與我。』衆人一齊答應，吶喊追去，只見對面官軍，掌起號筒，紛紛退後，賊軍奮呼前追。岸上一個號砲，第二十二隊官軍，一字排齊，鎗砲齊下，盧俊義忙收住了前軍，只見官軍一聲號砲，第三十一隊水軍殺出，賊軍慌忙迎敵，第三十三隊水軍也到，兩隊官軍一齊迎戰，忽聽陣後鳴金，兩隊

都退了。盧俊義又率衆追近，只見左岸排列第三十二隊，右岸排列第三十四隊，鎗砲一齊捲下。原來盧俊義人馬雖多，俱已戰乏，怎當這幾隊生力軍？當時策衆努力前攻，忽水上殺到第三十五隊，岸上又殺到第三十六隊。盧俊義失驚道：「這官兒人馬共三十六隊，此地不見到齊，莫非是留着幾隊去搶我別路也？」說未了，忽報燕順已大敗也。原來韋揚隱到了長鎗埠，迎着燕順廝殺，這燕順本敵不過韋揚隱，正在死命相爭，不防二十七二十八兩隊兵馬，由桃花港掘通了藕梢港，領着二十二三十四兩隊，上東灘頭抄轉背後，韋揚隱領衆登岸，奮勇前殺，前後夾攻，是以燕順大敗。盧俊義聞報大驚，驚猶未了，忽報鄭天壽又大敗也。原來鄭天壽截大刀坪，正悉力對付李宗湯，忽得燕順敗信，軍心大亂，李宗湯乘機掩殺，是以鄭天壽又大敗。盧俊義徐凝燕青一齊大驚，率衆急忙退回。徐槐策衆軍追上，連環砲捲進，盧俊義等逃到金沙渡，紛紛棄舟登岸。徐槐兵馬已奪岸殺上，直殺得賊兵屍橫遍野。盧俊義徐凝燕青率領敗殘人馬，會着燕順鄭天壽逃回山寨去了。

徐槐大隊登岸，韋揚隱李宗湯都來率衆獻功。徐槐令安營立寨，只見第七隊第八隊自西小港到來，第九隊第十隊自斜港到來。那第八隊的隊長提着秋安首獻上，稟稱道：「小將奉令抄西小港，遇着賊人當路，小將一面放火燒珊瑚港，一面亂箭射賊，這秋安用青狐皮擋箭，吃小將一箭射透狐皮，貫腦而死，因此取得首級。」第七隊的隊長捧上血淋淋的手指一大捧獻上，稟稱：「小將殺入珊瑚港時，賊人從水中扳船，小將喝令衆軍亂刀砍去，因此砍得許多手指。」第九隊的隊長提着一條人手臂獻上，稟稱：「小將奉令由斜港抄入鹿角港，正欲登岸，不防水裏伸出一手來，扯小將左腿，小將急抽刀砍下，因此砍得一臂。」第十隊的隊長提着單康首級獻上，稟稱：「小將率衆登岸，遇着單康在岸上，提着一個鋤頭，十分兇猛，這邊軍漢吃他一鋤頭一個，打死了七個，衆人都怕，經小將督領衆人一齊上前，亂槍搥死，因此取得首級。」衆軍士亦各有首

級獻上，徐槐一一慰勞記功。只見第二十五隊，第二十六隊，第二十九隊，第三十隊的隊長，共差人來飛稟道：『小將等守扼二港，分叉港，斬賊無數，惟賊將童威悉實兇猛，又有歸福余祿爲羽翼，小將進逼斷頭溝，該賊將潛入水中，小將等在岸上水口圍圍住，驅水軍入水擒捉，均被殺死，現在無人敢入，只得將斷頭溝外水口擁土守定，深恐該賊逃走，請令定奪。』徐槐聽了，問誰去斬這賊來，韋揚隱道：『小將願去。』徐槐許可，韋揚隱便飛也似到了斷頭溝，先看了一看情形，便吩咐戽水，衆軍答應，一齊車戽，須臾水乾，賊現，童威歸福余祿，一齊大驚。原來人怕虎，虎怕人，當時童威潛躲水中，本是懼怕官軍，今吃官軍戽水覓出，無從迴避，只得大呼殺出，韋揚隱挺鎗迎住，大鬪七八合，韋揚隱長鎗捲舞，童威一口短刀，如何抵敵，一個破綻，吃韋揚隱一鎗刺腹而死。歸福大驚，退入泥中，衆小軍一齊上前攔死。余祿逃向西岸，吃西岸上第二十六隊，第三十隊，兩隊的隊長，邀住戰鬥，不下六七合，兩矛並下而死。韋揚隱收聚四隊人馬，齊回金沙渡，到徐槐前獻功，徐槐大喜。當時水泊盡行奪得，三十六隊人馬，齊到金沙灘北岸，按隊列寨，次序嚴明，齊候徐槐號令。徐槐檢點軍士，連死帶傷，共計不下千名，計斬賊人首級得八千餘顆，生擒四千名，奪器械船隻馬匹，不計其數，大獲全勝，衆人皆喜。徐槐吩咐衆軍造飯飽餐，一面差人到都省及曹州報捷。這裏便與韋揚隱、李宗湯議攻山寨，韋揚隱道：『我軍新得勝仗，銳氣正旺，不如乘此大隊進剿。』徐槐道：『甚是。但我按此地圖，梁山頭關峻險異常，尙須想一善攻之策。』李宗湯道：『他那半山上斷金亭子，地當四山道路之交，我先用全軍佔住了，他以便四面策應。』徐槐道：『亦是，但本帥得一計在此，當時初臨鄆城，一見那須知冊內地圖，便早定這主見，今看了汪恭人所藏地圖，此計愈決。』李宗湯、韋揚隱齊問何計，徐槐道：『我按地圖，此處有一條坎離谷，進連梁山內地，但一路亂峯怪石，上無跬步可容，伏莽叢榛，下無隻身可過，賊不能守，而我亦不能入，我曾將此地情形，問

過那幾個賊，因據他們供稱，這坎離谷，谷上無守兵，惟內面北口，卻有一枝軍馬屯守，衆人一詞說，必不錯，我想此路既不可入，何必內守？現在他既內守，必有可攻之道，不過攻法極難，然大丈夫爲其難者。」說到此際，韋揚隱眉飛目舞，立起身來道：「待小將去探看一遭，再定計議。」徐槐許可，韋揚隱奉了將令，帶了十幾個伴當，各色登山行頭，到那坎離谷去，在山脚下閱視一轉，果然峻峯峭壁，怪石嵯峨，無路可登，韋揚隱看了半晌，但見半壁以上，枯松倒掛，藤蘿糾蔓而已，韋揚隱忽吩咐取一把鈎鑱，來伴當獻上鈎鑱，又吩咐取條長繩，繫在鎗底，韋揚隱便把那鎗向半壁裏直標上去，只見那枝鎗衝上四十餘丈，鎗鈎恰搭在一株枯松根上，衆人無不稱奇。韋揚隱便叫伴當內一個身體輕小的，緣繩先上，那個伴當上了半壁，便將那鎗鈎拔出了松根，下面衆人便將一條巨繩，繫因繩端，那半壁上的伴當，便收上那根巨繩，把那巨繩緊緊直吊在松樹上，韋揚隱便同衆人一齊緣繩而上，上了半壁，或繫藤，或繳繩，頃刻到了山頂。韋揚隱一見道：「呸！我道甚麼奇險，你們不看，這一片綠茸茸芳草，地屯着二三千軍馬，也不見得挨擠，怎麼說跬步不容，可笑這班賊人，久居此山，未曾探到此處也，便命衆人上前，尋下山的路，只見暮色蒼蒼，濃霧已起，衆伴當稟稱：『天色已晚，昏暗難辨，不如明日再來。』」韋揚隱道：「也是。」便與衆人轉來，重復緣繩下山，逕到大營來，將這番情形稟報徐槐，徐槐甚喜。當晚傳令，把軍馬分爲九隊，所有水軍共計三萬五千餘人，曹州府水軍一萬餘人爲防隊，守水泊南面，荷澤曹縣武城定陶四縣，共七千餘人爲一隊，守水泊東面，鄆城單縣鉅野三縣，及滿家營，共一萬五千餘人爲一隊，守水泊西面，這後軍三隊，守住水泊，以防賊人乘間偷襲，又教他一面想機填港築堤，計陸軍隊內鄆城縣九千餘人，三千餘人爲一隊，中隊乃是鄆城中營官軍，帶南北村鄉勇各一千名，左隊乃是鄆城左營官軍，帶北村鄉勇，右隊乃是鄆城右營官軍，帶南村鄉勇，交韋揚隱李宗湯二將率領，曹州府陸軍一萬

餘人爲一隊，荷澤曹縣定陶三縣陸軍，共五千餘人爲一隊，武城單縣鉅縣三縣，及滿家營陸軍，共七千餘人爲一隊，這三隊徐槐親自率領，陸軍六隊，都屯在金沙岸上。所有起先三十六隊旂號，盡插在曹州隊內，衆人尊令。

次日黎明，徐槐教韋揚隱仍去探看坎離谷那面山下之路。只見李宗湯躬身道：「這番何不悉小將前去？」徐槐道：「也可。」便命李宗湯前去。李宗湯領了十數名伴當，直到坎離谷，緣縵而上，到了山頂，便四邊尋覓下山之路，望下去，盡是懸崖陡壁，無路可下，又無些毫樹根可墜繩索。李宗湯輾轉尋覓，數內伴當，尋着一個洞，便道：「這洞不知通不通下面的？」李宗湯看時，只見一危崖，下放着四五頂桌面大小的一個大洞，裏面黑沉沉，其深無底。李宗湯道：「休管他通不通下面，且尋將下去。」衆人依命，敲火秉炬而入，裏面曲曲折折，轉了好幾個灣，忽然一派亮光透入，衆人叫聲慚愧，果然通下面的。李宗湯一看，卻又是懸崖陡壁，衆人道：「無路可下，怎好？」李宗湯細細看道：「兀的不是一條石樑？」傳令衆人繫了一條巨索，李宗湯與衆人緣縵而下，到了平地。李宗湯定睛細看道：「呀！這裏原來就是圖中所畫總幽洞天！」只見遠遠地一帶旂旗，乃是關內夾道擺列之兵，又回頭望見遠遠一隊旂旗，乃是坎離谷北口守備之兵，衆人都個個心駭色變。李宗湯面不改色，按着佩刀，閒閒地四邊觀看，將四週路逕，闊狹轉折，兩旁有無陂塘泥淖，一一細看，一一緊記，卻不撞見一個賊人。李宗湯將情形看得十分仔細，便與衆人緣縵而上，轉落山頭，直回大營，告知徐槐。徐槐大喜道：「仗二位將軍探得此路，今番破關必矣。那廝只防我從谷下入，不防我從谷上進也。我看地圖內，從幽洞天關內夾道最易，韋將軍可將鄆城左右兩隊從此路下去，多帶鎗砲火藥，轟轟那廝夾道後面。」韋揚隱領令。徐槐又道：「李將軍可將鄆城中隊，也從此路下去，多帶火箭蘆荻，截住那廝夾道中路，見有營房糧

草，即便放火。」李宗湯領令。徐槐又道：「二位將軍，可檢點本部人馬，有昨夜力戰困乏的，揀出另爲一隊，就教他在那山上舉火吶喊，以疑亂賊人。」——這是安耽差使，留與他們疲乏的做罷。」二將應諾。徐槐更傳衆將進帳，告以襲關之計，并道：「一候韋李二將得手，仰諸位將軍率領曹州、荷澤等三隊，努力攻關。只見衆都監都凜然變色，一齊跪稟道：「此計太險，兩位勇將一齊深陷重地，恐非所宜，望主帥三思。」徐槐笑道：「諸位將軍休怕，凡用兵之道，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今幽洞天下情形，既已虛隙可乘，更兼吳用病困新泰，未歸山寨，賊內無人，不從此出奇制勝，遷延坐誤，後悔無及矣！」只見韋揚隱、李宗湯一齊開言道：「主帥若要攻關，還是叫顏樹德來——斬關奪隘，斷非此人不可。」徐槐道：「正是。」便傳令飛速到鄆城，召顏樹德來。這裏安排兵馬，只等顏樹德一到，便要攻關。

且說盧俊義從金沙渡敗回，衆人都面面相覷，道：「水泊被他奪佔了，怎好？」盧俊義道：「快點兵嚴守關口，再說。」便點起三萬人馬，守在頭關，一面對戴宗說道：「戴兄弟，這番只好快去泰安，請公明哥哥回來也。」戴宗領命，作起神行法，從山旁小路出去，飛速到泰安去了。這裏衆頭領抖擻精神，把住頭關。盧俊義又傳令，教後山李應等嚴緊把守，休教失利。李應等聞知水泊已失，也驚得呆了。這邊盧俊義及衆頭領，端的嚇得把卯立在肩頭，緊緊保守頭關，那裏還肯放鬆。只見官軍兩日不見動靜，盧俊義心中十分狐疑，不知這徐官兒又有甚麼法兒來制度他，卻又沒處捉摸，猛想起吳用置兵守坎離谷口之舉，當時頗笑其迂，今日想起，莫非認錯此路不可疎虞，便傳飭坎離谷北口兵丁，當心防備，又加派一千名精兵，協同相助。這關上盧俊義及衆頭領，輪替巡綽，晝夜絡繹不絕，只是不見官軍動靜。——不知徐槐只等顏樹德到來，便要舉事。

次日，顏樹德到了軍中，徐槐與他說了攻關之事，樹德大喜。徐槐吩咐待夜分舉行，所以本日又按兵不

動。直待申牌時分，韋揚隱、李宗湯率郾城部衆陸續動身。徐槐也傳令拔營齊進。三聲砲響，鼓角齊鳴。曹州府荷澤縣、曹縣、定陶縣、武城縣、單縣、鉅野縣、滿家營兵馬按隊而出。顏樹德倒提大砍刀，勒馬在前。徐徐而進。盧俊義在關上望見官軍隊裏三十六隊旗號，歷歷分明。盧俊義道：「那廝原來養了三日氣力，用全軍前來攻關也。衆兄弟與我努力守關。」又將頭關內兵丁盡點上關，鎗砲矢石擺得密麻也似，嚴緊守住。只見官軍已到半山，擺列隊伍，明整旗號，只是躊躇不進。盧俊義那敢疎忽，只是提心督率嚴守。看看時已傍晚，官軍只是按隊不動。盧俊義心中越慌，眼不落放的照顧四面，到了三更時分，瞥見坎離谷上火把亂明，聲聲吶喊，大驚道：「敵兵果然殺進坎離谷也。」忙傳令教谷口兵丁當心備禦。說未了，只聽得關內鎗砲之聲，乒乒乓乓，一片驚天動地。價響亮，人聲亂喊，糧房營房一齊大火怒發。關外官軍一聲砲響，潮勇般殺上關來，火把叢中，顏樹德一手提刀，一手高擎着那欽加縣管御曹州府正堂徐的一枝大燈籠，已由雲梯奔上關也。官軍鄉勇見大纛登城，便一齊吶喊奔上兩邊山上。賊兵見了，急放亂石滾木，官軍鄉勇吃打壞了許多。怎當得顏樹德奮勇倡先，正是一夫善射，百夫決拾，都個個拚死忘身，一齊登關。關上徐凝、燕青、燕順、鄭天壽還想抵禦，盧俊義忙叫不好了，快回去保二關要緊。說罷，急與四人逃下關門，向夾道直奔二關。不料兩旁亂箭齊發，李宗湯橫刀迎住，五人拚命死併。盧俊義奮力架住李宗湯，那四人併力衝開官軍逃走。盧俊義也抽身飛奔，只聽得四邊鎗砲動地，吶喊震天。前面韋揚隱已在攻擊二關也。盧俊義等五人拚命衝入，韋揚隱轉身邀住大門。盧俊義等如何敢戰，架住韋揚隱，一抹地逃入二關，疾忙登關守備。外面徐槐大隊盡入頭關。天色未明，頭關已破。徐槐在頭關收集關內關外并坎離谷上人馬，大奏凱歌。衆將兵丁都紛紛上來獻功，斬首一萬三千餘級，擒獲五千餘名。三軍謹呼動地。徐槐傳令就關內安營立寨，一面記功錄簿。天色大明，徐槐吩咐起文書，差人到

都省及曹州各路報捷。這場大功業，端的驚動了山東河北，無不聞名。這裏徐槐吩咐三軍休養數日，再議攻取二關之策。

那盧俊義逃入二關，駭得目瞪口呆道：「這……這……這……官兒真有神出鬼沒之機！這枝兵從那裏殺進的？」衆人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盧俊義道：「今日頭關已破，只有力守二關，等待公明哥哥回來，再定計議。一面再請軍師同來方好。」衆人都惶急無計，只得打起精神，點兵守住二關。

且說宋江在泰安自聞秦明陣亡之後，識得徐槐利害，本是日夜聖心。這日忽見戴宗奔來報稱水泊已被徐槐奪去，還未知失頭關之事。宋江早已唬得一身冷汗，瞪着隻眼道：「怎麼？怎麼？怎麼？」戴宗道：「盧兄長說快請兄長回去計議。」宋江定了定神，看着天，歎一口氣，便教傳令到新泰，請公孫勝、魯智深、武松、樊瑞、項充、李堯前來保守泰安，即日動身，換着輕衣小帽，同戴宗飛速奔回山寨。回到寨時，小路進山，盧俊義等迎入，伏地請罪，方知頭關失陷之事。宋江驚得跌倒在地，衆人急前扶起。江江定神片刻，向衆人細問了一番情由，便道：「甚麼官兒，竟有如此利害？現在吳軍師病體新愈，正商議攻取蒙陰，不料這裏弄出如此心腹大患！我看沒奈何，只得煩戴兄弟飛速去請他來，退了這裏，方可再議別事。」衆人見是，當時便命戴宗飛速赴新泰去請吳用回來。

只因這一去，有分教：足智多謀軍師終作壘中之龍，稱忠道義，頭領竟成油裏之鱖。不知吳用回寨時，事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吳用智禦鄆城兵

宋江奔走泰安府

卻說上年冬季，吳用因病困在泰安城內，得安道全醫治，漸有轉機。適接到山寨中徐槐臨訓之話，彼時吳用神識尙昏，此話傳入耳中，倒也不十分着急，只說些不怕他，不關緊急的話，又說些必須防備，不可大意的話。到了次日，卻早已忘了。安道全議方進藥，吳用漸漸認識清了，恰又接到秦明陣亡之事，安道全一聽見，忙出來知會衆人道：「此事千萬不可傳入軍師耳中！」軍師心疾，暫得平安，若一聞此報，憂慮齊至，神明再被擾亂，爲害不小。」衆人稱是。大家約會了，瞞得實騰騰地，一面安道全趕緊處方調理。吳用無事擾心，倒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所以服藥帖帖得益，衆人倒替他日夜提心，深恐又有甚麼警報擾亂了他的心思，且喜連冬過春，徐槐一邊久無消息，更喜雲陳兩處亦無動靜，一路順風，無些毫打叉之事，以是吳用漸漸向愈，安道全已開了一張補心養神的方，說道：「此方卽有加減，亦不過一二味而已，服此方三十劑，可以全愈。」衆人皆喜。不料驟然起了一樁大打擊的事，你道是甚事？原來安道全係好色之徒，腎元素虧，更兼上年冬季星夜渡冰，受了寒氣，內經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安道全既不藏精，而又傷于寒，寒邪乘虛襲入少陰，深藏不出，日久蘊釀成熟，至春時少陽氣升，再經外感一召，內邪勃發。那日安道全診視吳用，畢出來，覺得有些困倦，便上牀去躺了一躺，天晚起來，覺得身子發熱。次日，便口渴咽痛，神思不清，衆人忙來問候，安道全提心診了自己的脈，便道：「不好了！此名春溫症，來勢不輕。」衆人都耽起憂來。安道全自己開了張藥方，衆人看時，乃是薄荷、杏仁、桔梗、枳殼、淡豆、豉牛、蒡子之類，方味極輕，衆人不解。當日，安道全還扶病出來，到吳用房裏診視。吳用說道：「原方不必改易，仍可守服。」吳用勸安先生歸房養息，安道全退出，到了自己臥房，上牀便睡。侍從人將他自己開的藥方，配藥煎好，與他吃了。當夜無話。第三日，病方漸漸沉重，覺得指頭蠕蠕微動，眩暈驚悸，腰膝痠軟，齒燥唇焦，口渴不解。安道全道：「不好了！此腎虛亡陰，將成瘡厥之候也！」